

諸儒鳴道

五

諸儒鳴道卷第十九

二程語錄一

二程先生語

端伯傳師說

李嶺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錄只有李嶺得其意不

拘言語無錯編者故今以為首篇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立一作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為人之為善須是他自肯為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為如此却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

程語錄一

一

五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充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



非是未尋得蓋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感
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
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
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智不感謂之仁也凡名其
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
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
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
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
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
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

與程言一

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
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
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
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
不如眾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
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
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
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
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
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
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即是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之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旣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程語一

三

方伯章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世人多慎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

箇意見皆利心也。籲曰：此學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但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揚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也，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

莊語一

曰

二十

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為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生為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

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氣

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為鳥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人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

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為仁則

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

程語一

二

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於成於樂自然見

無所用力

一本云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

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蓋自是揚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我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予之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者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躡直不能如此走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遷迤而上

直至十二級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有箇道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官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中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墓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

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
走荆棘穀亂栝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
合而爲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爲一

墓人墓祭則爲尸舊說爲祭后土則爲尸者非也蓋古
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如今城隍神之類皆不當祭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
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
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
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鬼氣既

程語一

一

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
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鬼氣必求其類而
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己與尸各既
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直
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行而廢

顛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
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
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
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
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
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

下此即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爲上非爲十人皆愈爲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則柰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即爲上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程語一

八

七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如王虞頹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人有疑孔子之語

中庸又直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人以料事爲明便是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程書一

九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之外者如天之所以爲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祧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籲嘗言趙澤嘗言臨政是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

誠者合內外之道不誠無物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嘗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

程語一

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爲此死又却爲彼儘似見得後却去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少年時見物大食物美後不能然者物自爾也乃人與氣有盛衰爾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后稷之克岐克巽揚食我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救氏之類

是氣稟有然

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

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程語一

二

嘗與趙汝霖論爲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

拾遺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

楊遵道所錄伊川語中辨此一段非明道語

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爲養氣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北宮黜之勇在於必爲孟施舍之勇能於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爲也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懷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諸儒鳴道卷第十九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

二程語錄二

二程先生語二之一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呂大臨字與叔

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己未元豐二年然亦有己未後事

古不必驗今之所患止患不得為不患不能為

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

語明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作心體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

日之運即一歲之運

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

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明

程語二

一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

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去爾如繫辭本

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函數意

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

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

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巧

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

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

諸已須用知巧亦有

元本無有字

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

大者其次則豮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豮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櫛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櫛楚將自化矣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程語二

二

許中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學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今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明

鑿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無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明

博施濟衆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濟衆乃功用也明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程書二

三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絢其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元未嘗告之近來求得稍親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

不善而猶為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為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為况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
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為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

居戩立答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分居既而察之乞

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

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

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一本作或問記曰康誥曰若

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

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

民其中欲亦不遠因說昔楊執為宣州簽判一日差王

某為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執疑其

杖直便決替了赤子不能言尚能中其

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

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

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

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

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

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

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

心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

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

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
一本下更有三字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

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上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其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柬別

雜語二

五

善惡一切函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醉面盎背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大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明

孔子之列國荅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從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明

程語二

六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

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

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

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
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
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
死曰豈非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
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
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
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
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
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糾去子明不當立
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係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
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程語二

七

饒新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止
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
有用力處明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強臣君待之
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之禮爲
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繫待之輕重
特以不用而去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
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
序也其間則又係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
意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係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斂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明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程語二

八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明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之之初一作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百千至于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為知道者言不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今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程語二

九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今之學者唯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皆所未備

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盍各言爾志子路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私自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

孟字疑誤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於至善者見知所止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

從慮則未在此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不可之疑須問辨而

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

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郊子老

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

之神與天地字為一安得有二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他不可將

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為小時本注云積渠云心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

為天之所為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

程語二

十

非經

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

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饗

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明

禘王者之大祭禘諸侯之大祭明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

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

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

一槩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摸他別道理只爲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悵者父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

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柰何他然據今日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揚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係時之汗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之害道今雖故人有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只有望於諸君爾佛學大槩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上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者皆以爲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上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傾胡爾他本是箇自私獨喜枯槁山林自適

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周遍
謂既得本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今日所患者患
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
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爲
些秉彝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
已只和這些秉彝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
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
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
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爲得天真是所謂喪
天真也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
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他有一箇
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

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後貫穿却說得是有此道
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
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
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有問若使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爲其道則可其迹
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人
去裏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爲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
於不可窮處他又有一箇鬼神爲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
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
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

二程先生語二之二

同上篇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爲人驅過去裏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

程語三

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常有人喚習也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旣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照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艷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

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壯
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
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艷故生是人
至如關里有許多氣艷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
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甫一箇氣艷大小大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
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爲昔亦有
雜學故今日宜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
休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
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
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亦得如槁木死灰

雜語三

二

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旣活則須
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
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
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
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
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
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
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
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水以助
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
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在心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澹洽而已可也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為人明辨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至焉者也

尹子曰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為也

伯淳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荅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

一作與叔

據理却

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嘗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

程語三

三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為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上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今當如流

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恃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四數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

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
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
苟如是爲則是爲己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
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
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
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艷當
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
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
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

程語三

五

才伯祐

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爲
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道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
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
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
待他萬物自成其甚一作性須得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
皆謂之性則可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
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
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
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

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

程語三

六

沙伯補

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要持循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氣象也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函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

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去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
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
說得存亡加減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

胡本此下云
得這箇天理

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
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
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自事一作作
一作只

是盡天理便是易也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
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
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程語三

七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
年一日念之了然曾中這一箇道理在那裏放着來
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
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
事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
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
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
要申其志而已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得不濟事

元本

無不字此言猶只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爲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

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道覺斯民蓋言天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嘗不足達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以

程語三

八

治天下國家故也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

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

元本道字屬下文

命之曰易便有理

一本無此七字但云道理皆自然

若安排定則更有

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

春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皆有理

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

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

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安行總不妨一本此下云堯夫詩云聖

人喫緊些見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曾便可見打揲了習

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那堪更

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為善亦須實有諸己便可言

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是心生除了身只

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

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

言之

聖言三

九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本謂始

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

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為本情是性之

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為本只是順利處為性若

情則須是正也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

不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

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

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

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

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柰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虫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謂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卷之三

十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

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後來曾子子夏熟學得到上面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

元本有未字

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

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蔥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恐懼而憂蔥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身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

玉來相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礦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按昨在洛有書室兩房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小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以此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

尋常間或有此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

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是別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如何到他說便亂道又却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曾住是他本理只是一箇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

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爲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爲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

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行滿天下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焚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觀書者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既處湯爲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舉也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爲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爲

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故春秋
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制計之必
始於湯也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一

二程先生語二之三

同上篇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本陽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蝦蟇之詩曰朝隤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蝦蟇在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爲自家這下元未曾得箇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人所惑

程語四

者鬼神轉化他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不走縮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

學則與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失異教之書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其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依本分事就上過說則是他私意說箇要之只有箇理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剔撥出只如今雜亂膠固須著說破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
從養生道一作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
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
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
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
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學佛者難吾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
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可賤
也故以爲僕隸

游酢揚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
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
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
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
爲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
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實諸天
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
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
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名狀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
迷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
之士往往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
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却未消理會大

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不謂之命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却都休

冬至一陽生却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

程語四

三

葉廷

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廝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蹟這箇理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無為臣道有為若天則誰與他安排他如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栢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史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

程語四

四

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即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爲言便有風動之意興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娥眉瓠犀是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頌也

關雎之詩如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詩者之意也如此類推之

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他人恐不及此以其爲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群臣遣戍役勞還率之類皆是爲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爲樂章是也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也如皇矣烝民文王大明之類其言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謂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

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騶牡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騶牡三千

塞淵有義理

又如駟之詩坳牧是賤事其中却言思無邪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坳牧而必要思無邪者蓋謂非此則不能坳牧又如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去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為常是這箇理此箇亦須待他心熟便自然別

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為不熟不如稊稗

程語四

六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大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

事業其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甚煦煦子子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德者德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著人上說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豈可絕君臣父子父子義亦難絕豈有身爲侍從尚食其祿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是不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元本無故字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竒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世

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元本無此壞字陳涉一叛天

下遂不支梧今日堂堂天下元本作唐唐字只西方一敗朝廷

遂震何也然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

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一起則汹涌遂柰

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

程語四

八

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鬪恃此中國之福也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踈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許多時寧息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夫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不愧屋漏便是箇持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爲花花則無

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艱於取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則以苟爲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程語四

九

定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温厚南劔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瞭穎悟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又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令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昨春邊事權罷皆是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亦深足怜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

李憲本意他只是要固蘭會恐覆其功必不肯這下事

元豐四年
取興靈事

新進游揚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時者推將理處曰處曰亦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君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程語四

十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且就平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禧奴才也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者多蓋兵者亦不足恃

多昔者袁紹以百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十萬卒取之
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
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
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
一敗不支則自蹂踐至如聞風聲鶴鳴皆以爲晉軍之
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
相當則擁腫者遲鈍苟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
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踈曠前古
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
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

元豐五年
永洛城事

揚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

程語四

上

卷

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
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
是世界上最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
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
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
水意其爲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忽
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
及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送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
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
心相感通既說心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天祺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
規於事爲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

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人觀其德量如此

正叔論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柰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為然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比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復起於律律取黃鍾

程語四

十一

陳仁

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復

一作

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粒然後推而

定法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為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人身而定

既是為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為父以為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却當甚為人後後之立疑義者只見禮不杖菴內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蓋言出為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為叔為伯也故

須著道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却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

哲廟取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隨

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此一段非元豐時事疑後人記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二

